

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大谋略 下

一部值得政界精英、商界骄子、青年才俊反复研读的好书！

一部揭示战争与生存的鸿篇巨著！

一部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的百科式全书！

—— • 赵凯荣◎著 • ——

蒙古

帝国

下

成吉思汗

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大谋略 ②

——·——· 赵凯荣◎著 ·——·——



目录
(下)

第二十二章 猎师之志，志在**得鹿** /281

第二十三章 **和战**：缓兵之计 /297

第二十四章 鹿之所走，猎必**从之** /307

第二十五章 **经天纬地**惟**楚才** /334

第二十六章 **经略**中原 /344

第二十七章 **师出有名** /376

第二十八章 未雨**绸缪** /404

第二十九章 气吞万里**如虎** /416

- 第三十章 各个**击破** /426
- 第三十一章 以**上帝**的名义 /446
- 第三十二章 夫战，**勇气**也 /458
- 第三十三章 让一切反抗者**发抖** /479
- 第三十四章 见**好就收** /513
- 第三十五章 活动的**长城** /531
- 第三十六章 士可**杀**，不可**辱** /545

第二十二章

猎师之志，志在得鹿





金人旧都辽阳既克，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中都（现在的北京）便自然暴露在了成吉思汗的枪眼下。南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说得好：盖蒙古之图灭女真，犹猎师之志，志在得鹿。此话一点不假，不久，成吉思汗便开始向中都施压，尖刀顺着大金的头颅开始划向心脏。

1213年7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

中都大乱。

几天过去了，永济皇帝一直茶饭不思，坐立不安，不断地向侍从打听前沿战事：“怎么样？蒙军进展如何？怎么没有新的消息？”

每当这种时候，他的侍从们就不得不安慰他：没有消息是好事，说明成吉思汗离我们还远着呢。再说了，那成吉思汗要杀到我们这，还有些路途呢。还要经过宣德、德兴、怀来，紫荆、居庸、南口、北口，而这些地方都有我大金重兵把守，难道他们是吃素的，能听任蒙古人长驱直入？

这些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永济皇帝的焦虑。

但好景不长，几天后，各线紧急求援的报告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永济皇帝手中。先是宣德府告急，说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和一位附马勇猛无比。刚刚让传令兵送出附近各线全力援助宣德府的命令，又有飞马来报宣德已经失守，同时带来了德兴府告急的消息。卫王捉襟见肘，又发令周围沿线的金兵前往增援，可前往送信的信使还在路途上，又传来了德兴府已被攻克蒙古军已逼近怀来的消息。

完了，完了，怎么如此不堪一击？是蒙古军果然厉害，还是我大金无人？永济皇帝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唉，现在就看左丞相完颜纲的了。我早就让他在缙山行省加强防务，想必不会让我失望吧？再说，为了防备蒙古，我已将缙山升为镇州了。听徒单镒右丞相讲，防御史兼元帅右监术虎高琪在缙山行省驻扎多年，建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不知是否为真？

金丞相徒单镒没有说错，术虎高琪在缙山行省驻扎多年，不仅建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而且还激发了当地居民的爱国热情，大家早已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但是，这一切统统在蒙古军的隆隆炮声和嗒嗒铁蹄声中烟消云散了，先是怀来失守，接着缙山失陷。副统军王楫誓死效忠，受伤被俘，方圆

四十余里的血海横尸显示了缙山抗蒙斗争的空前惨烈。

成吉思汗被对手拼死的抵抗深深激怒了，马上让军士把缙山守军的副统军王揖带来了上来。

“你就是王揖？”

“正是！”

“你竟敢抵抗我的军队？你不知这是死罪吗？”

“当然知道，不就是杀头吗？”王揖镇定自若：“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如果不是皇帝恩宠，我恐怕早就饥饿而死，现在能够为国而死，很是知足。特别是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死于成吉思汗的刀下，深感荣幸。”

成吉思汗想不到对方竟会这样说，被深深打动。连忙道：“如此忠勇之士，险被我轻易赐死，我一向礼贤下士，今天的事都怪我询事不周，让壮士受惊了。”说着，起身亲自为王揖打开枷锁：“我蒙古正处草创，十分缺乏壮士这样文武过人的将才，不知能否屈尊我蒙古……”

沉思片刻，王揖道：“我不是弃主求荣之辈，士为知己者死，我既已投身大金，就应为它献身。不过，大汗是远近闻名的天之骄子，能为大汗效力，当为天命，我无话可说。”

“那好，我就封你为都统。你是山西人吧？”

“山西虢县人。”

“那么，你就拿着我赐你的金符，去山西搜集兵马去吧，山西的军务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成吉思汗这招确实厉害，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一招，以金治金的计划便得以实实在在地贯彻执行——反正我不出一兵一卒，你自己招募人马去。但毕竟成吉思汗还是出了些本钱（与其在蒙古的分封差不多），无论封谁万户、千户，毕竟都封在了成吉思汗自己打下的地盘上，因此那些人只要拿着成吉思汗的金符，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很少有人敢于或能够反抗——秃马惕人是个例外。所以这和金人的分封制不同，还不是无本万利的买卖。相比之下，金人的分封可算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他封给万户、千户的全不是他现在拥有的地方，而是被蒙古军占领的地方。他只是允诺，你们谁能从蒙古人手中夺取那些土地，你们就可以成为那些土地之





王，当然这就是一纸永远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试想我如果能夺下来，还用你来封我？我自己就可以占山为王了；而现在即使你封给了我，我夺不下来（从蒙古口中夺食无异于虎口拔牙，你堂堂大金都夺不下，我又何以能夺下？）还不是白搭。

此关既破，蒙古大军遂直抵北口，先锋哲别直逼居庸关。

行军几日后，这天将晚，哲别和副帅逼近关口。透过夕阳的余晖，但见铁蒺藜绵绵不见尽头，每几十米必有铁门相接。和上一次的情况大大不同。

“嘿，金人太看重我们了吧？”哲别豪爽一笑：“上次可不是这样啊，这么重的礼遇，我们可享受不起啊。”

“是啊，我看金人早有准备，不用计谋，恐难以克敌。”与哲别的乐观相比，副帅的话里透出许多忧虑。

宿营时，成吉思汗的中军也跟了上来，他们就将这里的情况向成吉思汗作了通报。借着火光，成吉思汗打马巡视了一下金人的阵地，回来后，面色十分冷峻。

“来人！给我带几个俘虏来。”

很快，几个金军俘虏就被带了上来。

“我最痛恨说谎的人，你们可能早就知道我是如何对待说谎者的。”

“知道，知道。”那些俘虏战战兢兢道。

“那就不用废话了，说，你们的铁蒺藜有多长？”

“骑马要走一天时间。”

“城里有多少人？”

“二十多万人。”

成吉思汗陷入了深思，看来，这回是碰上了硬骨头。

“把扎八儿给我找来。”

扎八儿迅即入得帐来。

“上次你出使中都，是如何过的居庸关？”

“回大汗，我走的是一条小路。”

“噢？快给我指指。”

说着，两入一齐步出帐来，扎八儿用手往黑黑的密林一指：“就在那

里，从此向北的密林中有一条小路。”

“你上次走过？这就是说行人应没有问题？”

“不过，只能容一人一骑通行，走不快。”

“你上次花了多长时间？”

“我一个人从早上出发，太阳下山时才通过的。”

“嗯，那么，大队的话肯定更要慢一些，”成吉思汗凝神思索了一下：“不要紧，只要能过去就好。”成吉思汗脸上露出一丝释然地微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哲别的神情十分专注。

“是敌人的伏击，想想，如果敌人在那里布有少量的伏兵，对，仅仅是少量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说到这，成吉思汗转过身来：“所以，明天的进攻很有学问。”

“很有学问？大汗，这是什么意思？”哲别不解地望着成吉思汗。

“就是说，正面部队一定要显出孤注一掷的样子，不管敌人知不知道那条小道，至少我们要装得不知道。”说完，成吉思汗把手一招，“扎八儿！”

“在！”

“你曾和我共饮巴泐渚纳河水，是我最贴心的亲信之一。所以，我想让你作向导，引导我军完成这次偷袭任务。情况是危险的，条件是艰苦的，责任是重大的，此次战斗的成败就系在你身上了。”

“请大汗放心，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要把困难想足，我给你一些最好的工兵，你再挑三千身体强健、有胆有识有艺的人组成敢死军，给马蹄套上布片，去掉铃铛，让士兵嘴里含上木片，使之不能发声。我和哲别率大军紧紧尾随，打他个冷不防。”

“是！”

“克特卜齐！”

“到！”

“你马上组织火炮部队，向敌军发动佯攻，造成我军急攻的样态，其他部队统统放鞭炮或擂鼓助威，喧嚣声越大越好。”

顿时，篝火如繁星点点的蒙古营地，人喊马嘶，火炮山响，战鼓隆隆，箭发如雨，鼓噪声不绝于耳。

在一片鼓噪声中，在苍苍暮色的笼罩之下，扎八儿的三千轻骑很快就





消失在谷底密林深处。

马不停蹄，不知行进了多久，正待人困马乏时，早有几丝晨曦从林中钻了出来。嗯，已近黎明，而此时四下一片宁静。扎八儿这才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过来了。不一会儿，成吉思汗和哲别率大军也钻了过来。成吉思汗当即传令，火速攻占南口，抄敌后路。

金军整整折腾了一夜，此时正蒙头酣睡，忽被战鼓惊起，未及穿衣整军，早被蒙古军突入。五回岭下，顿时一片混乱。蒙古军锋镝所及，血流遍野。紫荆关、居庸关不攻自破。金北口守将为辽人，见势不妙连忙不战而降，成吉思汗终与克特卜齐胜利会师。

血流遍野，对成吉思汗来说不算什么，他早已习惯了，过去在蒙古的战争就是如此，甚至对塔塔儿的血族灭绝，别人也没说什么。

但现在不同了，他是对比之文明的人宣战，得改变点什么了，而且如果不改变，也有人会说什么了——这在蒙古战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如今，那不久前因仰慕成吉思汗而归顺的阿哈就站出来说话了：血流遍野是不对的，好生乃圣人之大德，兴创之始，愿止杀掠以应天心。

至此，先有郭宝玉劝谏成吉思汗惩罚应慎用死刑——惩罚是为了警醒，而杀了的头却无论如何是接不上去的，也就无从改过了，从而违背了惩罚的本意；后有阿哈劝谏成吉思汗应在战争中尽量避免流血。

凡此二者一意也：要有好生之德。

相比之下，郭宝玉的建议好为，而阿哈的建议难做——处不处死毕竟在我，对方无可奈何；而战争残不残酷在敌，你不杀他他却要杀你。

阿哈的建议难做，但并非完全做不到，成吉思汗欣然接受了，一如欣然接受郭宝玉的建议一样。

面对蒙古大军的日益逼近，金朝宫廷的高层人士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胡沙虎，这个闻名全国的逃跑将军，此时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你们不是都说我无用吗？那么现在看你们的了。

他对自己官宦沉浮十分在意。是啊，虽然现在仍然是右副元帅，仍然官居高位，但同自己往日的风光相比，既有名无实，又位低一等，不满是自然的。当官这个东西，是只能上不能下的，可惜卫王永济知之欠深。



这不，当初胡沙虎任西京留守，却在蒙古军进攻时弃城而逃，在逃跑过蔚州时，又擅自支取官府库银五千两，并夺取官府、百姓马匹供部下逃跑所用，逃进紫荆关后，又横行乡野，随意杀涑水县令。就这样，一路烧杀抢掠逃回中都，不但未受任何惩处，竟改让其任右副元帅，真有点匪夷所思。

三人犯罪，却只对参知政事胡沙和平章政事千家奴处罚，而宽容了胡沙虎，这已是不公，更何况对胡沙虎和千家奴处罚过轻，更使效忠之人不齿，弄得怨声载道。

按理，胡沙虎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但永济皇帝又错了。胡沙虎何许人也？只许我负人，不许人负我——你对我好是应该的，我有才有功早该如此，而且，你要对我恩宠就应该一直如是，如果说在哪一点上没有考虑周到而有所得罪，不仅这一行为不能被饶恕，就连前面的恩德也一笔勾销——人性的弱点在胡沙虎身上暴露无遗。

那么，永济皇帝到底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开罪了这位右副元帅呢？有，也许永济皇帝忘了，但胡沙虎却铭刻在骨。那是刚被蒙古所败之时，永济皇帝迫于呼声，象征性地惩处了千家奴和胡沙，却对胡沙虎网开一面，不予追究。但在胡沙虎看来，不奖就是罚，胸中已是怒气冲天。于是，借口自己要司右副元帅之职，要求卫王将兵两万，由他率领北驻宣平。迫于呼声，迫于疑虑，永济皇帝咬了咬牙反对了一回，只给三千兵，让他屯兵妫川。永济皇帝有恩于胡沙虎多多，只此一件未能如其愿，竟被胡沙虎积怨。

永济皇帝执事未能公允，其结果必是左右得罪，两面都不能讨好，因此就更难谈得上驾驭全局了。

远君子而近小人，君子也必远其身，危难之时，必无可用人，永济皇帝的问题正在于此。

这不，眼下，当蒙古兵临城下，万般无奈时，永济皇帝只能再次想到胡沙虎。

他就此征询诸位大臣的意见：“朕想将胡沙虎调任中都，共议抗蒙事宜，诸位觉得如何？”

话音刚落，周围早已是一片反对声。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奏道：“圣上，万万不可。胡沙虎专权、蛮横、徇私，不行公道，视法律为儿戏，任意伤



害平民，他特别轻视三省六部以显自己的倔强好胜，常常谄媚近臣以博得他们的欢心，让他们在圣上面前说自己的好话，自视颇高，实则并无才能。”

“何以见得？”

“行枢密院在山西时，军队每次出征均散漫无纪，待蒙古军逼近又不战自退，临阵脱逃，逃跑中又抢劫官府，打死知县。现在屯军妯川，却又图谋内地，其心迹已可见一斑。现在让其入主中都防务，无异有养虎之患。”

右丞相徒单镒也谏道：“是啊，圣上切不可听信小人谗言，圣上已经给过胡沙虎不少机会，他一次都不曾抓住，说明此人根本无能为任。”

“不仅如此，”说话的是参知政事梁镒，“做正事他无能为力，但行奸邪之事却颇为能干，如用此人，国家必遭大难。”

永济皇帝太想重用胡沙虎了，但碍于众人的反对，只得作罢，但心中却多有不甘。

此情此景早被胡沙虎结交的近臣佞幸暗暗捅给了胡沙虎。

胡沙虎便加紧了地下活动，在近臣佞幸的一片颂扬声中，永济皇帝不禁心动，不顾众人的反对，准备再次起用胡沙虎。

在事关民族危亡的时候，张行信再次冒死相谏：“圣上说胡沙虎是老臣，仅此就想重用，但是却忘记了，人的能干与否，不在于新旧，他从前有过那么好的机会，但却失败了，说明此人根本难当重任，如用此人，不仅难挽危机，也让天下真正有识之士寒心，动摇军心。”

这样，重用之事就被一拖再拖。不过，胡沙虎最终还是被调往京城中都，率领武卫军五千人，负责北城通玄门防务。官职未动，地位却大大不同了。

形势一天危甚一天，胡沙虎却一天比一天悠闲。

在驻营地整天不见他的人影，他的身影却频频出现在猎场上或春楼中。

永济皇帝将京城防务重任交于他，竟常常找不到他的人影，自是万分焦急。不料胡沙虎闻听后仍无动于衷，照常自娱自乐。永济皇帝急他的，胡沙虎照玩他的。

这天，胡沙虎找来了文秀局直长丑奴、提控宿直将军富察六斤、武卫军铃辖乌古论密议道：“当今皇上昏聩无能，将京城防务全都寄予我身上，可见其能在我之下。现在他竟重用一些耍嘴皮子之人，长此以往，我大金

有何希望？我们何时才有出头之日？不如趁早废了这个昏君。”

“什么？”几个人吓了一跳，“你不是开玩笑吧？就我们几个人，要废立皇帝，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胡沙虎一点都不以为然。

“搞不好，那可是要丢脑袋的啊？”丑奴有点底虚。

“不要大惊小怪，京都实际上已在我的控制之中，哪里会有什么危险？”

“可是，如果一旦失手，南方大军一到，你我都不是对手？”乌古论对军事力量比较敏感。

“不用担心，蒙古都快接近中都了，南方大军不是还没有回撤吗？远在中都的南线我军，自己还不能从对宋的战争中脱身，又如何管得了我？说实话，我倒是担心中都的徒单南平，这家伙拥兵自重，还一个劲在皇上面前讥我为逃跑将军，只有他才是我最大的敌人。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快给我们说说。”

“好，是这样……”擅长搞阴谋诡计的胡沙虎在这方面倒显得游刃有余。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胡沙虎正在逗鹌鹑玩，忽听侍从来报，说永济皇帝又派使者来责问防务事宜。胡沙虎一怒之下便把使者扣留家中，当着使者的面一把摔死鹌鹑。然后速速赶到营中，对众将士道：“你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永济皇帝已派使者到我家中，给我带来了密诏。圣上说，徒单南平和其驸马都尉徒单穆延阴谋叛乱，让我速速奉旨征讨。诸位将士听着，一切听我号令，保卫我们的大金。”

接下来，老谋深算的胡沙虎派亲信用计诱杀了在城北拥有重兵的徒单南平的亲戚福哈，将福哈军队全部整编。等一切布置停当，便令一队骑兵北出通玄门，连呼：“鞑鞑来了，鞑鞑来了……”

徒单南平不备，连忙出迎，刚到广阳门，早被潜伏良久的胡沙虎突然杀出一枪挑于马下。接着，胡沙虎的副将徒单金寿拍马赶上，一刀就把徒单南平的首级砍下。徒单穆延见状惊走，但已为时晚矣，早有一箭飞至，一声未吭，就栽落马下。胡沙虎手下速速赶来砍下首级扬长而去。

“京都政变了，胡沙虎叛乱了……”大街小巷喊声四起，内外大乱。

符宝祗候善阳和护卫十夫长石古乃闻听兵变，连忙组织了五百名汉军





拼死力争，最后统统战死。

永济皇帝连忙退缩内宫，紧闭东华门。但已无济于事，胡沙虎即刻旋至。

永济皇帝几尽绝望，连忙草书诏书一份，让儿子蒋王立于城楼掷下。

诏书飘飘忽忽，飘飘忽忽地晃游下来。有胡沙虎在，何人敢拾？

“呈上来！”

侍从们忙上前捡过呈上。

胡沙虎轻蔑地一视，哈哈大笑，把诏书一扬：“听着，永济皇帝有诏，谁如果能杀了我，是平民的都可以直接升任大兴尹，而且还可以世袭千户。怎么样？你们谁来啊？”

周围死一样寂静。

“这永济皇帝也真是的，自己是篡位，还装什么圣人；都自身难保，还记挂着别人。”说到这，胡沙虎已经很不耐烦了：“快快开门，不然我就放火烧门，然后杀尽城中所有的人。”

不得已，护卫斜烈乞顛巍巍地走向城门，随着吱吱呀呀一阵苦叫，城门终于张开了大口。胡沙虎带着人马姿高气扬，鱼贯而入。

刚进大安殿，永济皇帝已经跪拜恭候：“恭请退位，望恩准！”

“噢，你说这事？还是回你旧日的卫王府邸去。”

“多谢恩典。”永济皇帝于是悻悻地退回后宫。

胡沙虎将朝内所有守卫更换一新，气昂昂直趋内宫，自称监国都元帅，入住大兴府，与歌妓嫔妃同党欢歌达旦，一醉方休。

翌日晨，胡沙虎派黄门直闯内宫，索取国玺。

黄门咆哮着：“谁人掌管国玺？快快给我交上来。”

见无人应对，黄门愈加气急败坏，一把抓过一个宫女，刀往脖子上一悬：“我数三下，如再不交出，就决不要怪我的刀不客气！”说着环顾了一下四周，“三……二……一……”见仍无一人应对，手起刀落，可怜那宫女一声未吭就扑通倒地。

“看到了吧？如果不交，我要把这里所有的人都统统杀光。”说着又一把抓过一个宫女，“三……二……”

大家不堪目睹，纷纷低头、背身。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左门咣当一声洞开，飘来一丝绵里藏针的低沉声音：“放开她们，国玺在我这里。”

黄门抬头一望，只见尚宫左夫人郑妃缓缓走出。

黄门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快快把国玺交给我。”

“什么？交给你？你一个微臣，竟敢说什么把国玺交给你，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啊，这个，这个……”黄门没想过这个，汗马上就下来了。

“不错，我是可以给你，但那是被你逼的，理在我这一方，将来自然好说，你黄门恐就脱不过去了。我已经给你说明了，现在，我给你，你还要吗？将来不要说我害了你。”

“不，不，不，不是我要，是胡沙虎要。”

“胡沙虎不也是一个臣子吗？他又何以敢要这个，将来也必是死罪，你却糊里糊涂代他受过，你就不为将来想想吗？”

这番话，像一个重磅炸弹，一时竟把黄门打了个晕头转向。不过，他还是面有难色地道：“将来是将来，现在是现在，如果不交国玺，你我连今日都恐难熬过，何以言将来？”

“像什么话？”郑妃据理怒斥：“你们这些朝廷近臣，天子平时对你们那样厚爱，如今天子有难，你们不以死相报，反而助纣为虐，还算是个男人吗？”郑妃说着长叹一口气：“我虽是一个弱女子，但也还知礼义廉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把国玺交给胡沙虎这些逆子贰臣。”

百般无奈，黄门只得如实向胡沙虎回复。胡沙虎闻言大怒，马上领兵围攻内宫，从郑妃手中强夺了国玺。

国玺在手，胡沙虎更是肆无忌惮。随着他手中的国玺飞上飞下，他的那些死党纷纷飞黄腾达。“你们都是对我有功的人，我当然要重重奖赏。”胡沙虎已经得意忘形：“我要赏罚分明。黄门！”

“在！”

“左丞相完颜纲平庸无能，连失四川、缙山，但却在外拥兵自重，目无朝廷，几度想置我等于死地，此人不除，我大金决无宁日，定要想办法除掉此人。”

“他长年在外任将兵，恐难有机会。”

“想法诱使他回京。”

“闻听京都事变，他恐不会轻易就范。”

“这不难，他的家眷不都在此吗？让他们写封家书不就得了。”





“对，完颜纲最疼小儿安和，就让他写信。”旁侧早有人在指指点点。

正当胡沙虎欲松口气时，旁边又有人说话了：“那只是外忧，还有内患。”

“何为内患？”

“比如徒单镒、孟铸、张行信等人，毫无半尺之功，又无任何本事，全凭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在皇上面前造谣生事，误国误民，这些人不除，大全国必亡。”

胡沙虎暗道，言之有理。只见他大手一挥，不一刻，孟铸、张行信等人就被带了上来。胡沙虎以胜利者的姿态道：“怎么？没想到我有今天吧？你们这些人，毫无半尺之功，又无任何本事，全凭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在圣上面前造谣生事，误国误民。你们不是一直在背后骂我吗？今天当着我的面看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什么？还有谁比你这个窃国大盗更误国误民吗？论打仗，你只是个逃跑将军，论耍嘴皮子，论搞阴谋，我们谁又是你的对手……”张行信等人竟毫无惧色，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这是胡沙虎没有想到的，一阵难堪后，胡沙虎终于恼羞成怒：“给我统统带下去……你们骂吧，你们好好骂吧，我本可以立即处死你等，但我不愿让人说我是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一定要让你们死得心服口服。”说着左顾右盼：“咦，那个老不死的徒单镒呢？他怎么没有来？”

马上有军士道：“中都事变之时，右丞相徒单镒正巧在一次打猎中马失前蹄跌伤了脚，因此告假回乡，不在京城。”

“我知道那老家伙的脾气，他要是知道我在这里搞得热火朝天，他会急匆匆赶回来的，给我备车，到丞相府。”

胡沙虎猜得一点不错，闻知政变之事，徒单镒大惊，连忙马不停蹄直奔京城。要不是京都全城的大搜捕大清洗使他无法进入内宫，徒单镒早就与胡沙虎面对公堂了。好在徒单镒乃堂堂丞相，自为大多数兵士熟知，这才进得城来，躲入丞相府整日闭门不出。

这天门卫忽报胡沙虎来见，老丞相心里咯噔一下，胡沙虎新近政变，如今突然来访，究竟是凶还是吉呢？

就这么思虑着，胡沙虎早已过了中门，进得大殿来：“老丞相，你走了几天，京都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实在始料不及呀。”



“我可是听说，这些事都是你搞的。”

“丞相切勿听信谣言，我不过是参与了这件事而已。”

“是吗？如此说来，主谋是谁？”

“根本就没有主谋，全是大家自发的行动。”

“噢，是吗？你既是参与者，不妨将过程讲述一下，也让老臣弄个明白，我现在都一直蒙在鼓里。”

“事情是这样的，先是南平家族拥兵自重，不思防务，却欲趁蒙古来犯，逼圣上退位。圣上不得已，只好秘派使者给我传诏，让我征讨叛贼。在危难之时，为了国家，为了圣上，不得不铤而走险，好在苍天相助，我终于以弱胜强，讨平了逆贼。”

“那后来呢？”

“唉，别提了，圣上又听信谣言，说我讨平南平家族是反叛行为，派兵加害于我。你说这圣上糊涂不糊涂？在自卫中我彻底击溃了圣上的卫队，但当时有谋臣对我说，圣上本来就是弑君篡位，加之昏庸无能，用人不当，才使大金遭受小小蒙古的如此凌辱。大家都说，此君不除，大金必亡，我内心这才轻松了许多。”

“新的明君是何人？”

“这正是我到您府上的原因，军士们都让我来继承皇位，我何德何能？岂敢担当如此重任？当然，实在推辞不过，也可以临时代理一下，我正让他们铸造监国元帅印呢？”

“你能不能继皇位，不是何德何能的问题。”

“那是什么？”

“继承，继承，异族异姓怎么能继承？”

“老丞相远见多识，好好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异族异姓人监国或称帝的？”

“以老臣的印象，实在是想不出来。”

“老丞相这么一说，我也好说话了。不然，那些军士们不知道这些条条框框非逼我继位，我一时还真有点手足无措。其实，我们这些作臣子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国家社稷？外人有所不知，才会闹出那么多的误会。不过，依老丞相之见何人继承最为稳妥？”

“这个嘛……升王是章宗的兄长，显宗的长子，按资格讲，没人能比他